

# 午夜天使

Midnight Angle

珍真 著

太白文艺出版社

午 夜 天 使

MIDNIGHT ANGLE

珍真 著  
太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午夜天使/珍真著. —西安: 太白文艺出版社,  
2005. 7

ISBN 7 - 80680 - 314 - 9

I. 午... II. 珍...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74362 号

**午 夜 天 使**

珍真 著

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

(西安北大街 131 号)

社长兼总编 陈华昌

太白文艺出版社北京图书中心发行

(北京丰台区木樨园珠江骏景家园 17 楼 010 - 87873533 邮编:100068)

新华书店经销

西安信达雅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

880 × 1230 毫米 32 开本 7.5 印张 6 插页 156 千字

2005 年 8 月第 1 版 200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5000

---

ISBN 7 - 80680 - 314 - 9/I · 223

定价: 1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寄印刷厂质量科对换

(邮政编码 710043)



◀ 2004年12月20日下午，  
珍真在陕西宾馆见到了她  
仰慕已久的作家陈忠实



▲ 在著名评论家尚云儒的眼里，珍真在钟楼下叫卖书  
稿的意义已经远远超出了个体叫卖行为的本身。



- ▲ 2004年12月23日下午，在三秦都市报社召开的“关爱生命”座谈会后珍真与陈忠实及太白文艺出版社社长陈华昌（中）等人合影。

▼ 珍真在家中接受中央电视台《讲述》栏目的采访。

摄影：钱龙





---

▲ 珍真做客西安电视台《个人客栈》。

摄影：钱龙

---

▼ 老诗人许放从北京来到西安，在雍村饭店约见了珍真，他说珍真有写诗的天赋。





2004年12月23日下午，“关爱生命”座谈会后 珍真 ▲  
与三秦都市报副总编辑韩秀峰（右二）等人合影。

▼ 2004年12月24日，珍真入住西安高新医院星级病房，白衣天使给珍真送来鲜花，希望她能以乐观的心态直面病魔。



（照片除署名外，均为三秦都市报记者阮班慧摄。）





## 天使或是蜻蜓，翅翼沉重

——读《午夜天使》及其来由

陈忠实

去年12月中旬，西安已进入滴水成冰哈气凝雾的严冬季节。我冒着清晨凛冽的寒风出门，赶赴汉中参加一个文学聚会，钻进冰冷的车厢，缩肩袖手，却仍然忍不住打开刚刚拿到的当日报纸，看到一位名叫珍真的女孩子在市中心钟楼广场叫卖小说书稿的新闻，颇觉新鲜。大半生从事写作，身在文坛，不仅自己经历过发表和出版作品的曲折艰难，更多地看到未成名者乃至颇具声名的作家出版作品之难处，包括贴本儿赔钱自费出版，其含辛茹苦之创作，早已多见不鲜。然而敢于在闹市广场公开叫卖自己小说书稿的举动，外省有没有发生过我不知晓，在陕西省肯定是首例，自然引发媒体关注，西安几家报纸在同一天都以大字标题大幅照片做了报道，我也甚为惊诧，竟有以这样的方式和途径谋求小说出版的人。

依我的直接感受看来，作者太年轻，大约尚未接触文坛，还不了解图书出版发行的渠道和规则；我又猜断，作者可能与出版社接触过，或因不俱名气不被重视，或因书稿尚不成熟不被欣赏而遭遇困境，才出此令人惊诧的举措；再而，免不了自我炒作的嫌疑。我以自己的常识理解判断，小说稿比不得其他商品，购买者可以一目了然，可以看可以摸可以试穿试调乃至品尝，而厚厚的一部长篇小说稿很难当场读完，匆匆翻看几页或几章是难以对整体作出肯定性评价的，谁会在尚不知底的情况下就贸然出资20万元买下书稿？傻瓜才会。我对这个叫卖的结局几乎不寄什么希望，转眼也就不当一回事了，只是隐隐希冀能有人提示作者，把书稿抱进出版





社寻找编辑阅审,这是大家至今一直都循蹈着的出书的途径。

从汉中回到西安,某日清晨又在报纸上看到关于在钟楼广场叫卖书稿的珍真的连续报道,令我深为惊讶,不仅在我,任谁也难以料知这位叫卖书稿的女作者珍真,竟然在11岁时被查出系统性红斑狼疮。且不说这个令人一听便毛骨悚然的疾病的名字,更令人寒心伤悲的是这个病属于世界医学尚未攻克的难题。我在这一瞬间的感觉是触目惊心。我首先感到一个年轻生命的悲剧和不幸。我在这一瞬里就把最初看到此事的报道时的几点看法全部掀开抖落了,原来如此!原来有如此令人伤惨的隐情;原来引发叫卖书稿的非常规举动,出于生命危机引起的紧迫感,是在受病痛折磨、抗争命运的非常境况下完成的生命之歌!

因为自然的或环境的不可抗拒,因为政策的某些不完备或执行政策者的掉以轻心或不作为,因为人群里的邪恶分子的作恶作孽,因为纯粹的个人生理疾病和不幸发生,作为一个公民,我只能以自己有限的能力予以关照,尽管在多数属于怜悯的祝愿里感到苍白无助,却还不失真诚。当得知年仅19岁的作者珍真已经与命运抗争了8年的事实时,我竟坐不下来读书或写字了。11岁,应该是读小学五六年级的年龄,珍真因患红斑狼疮,勉强上到初中毕业,通过自学和阅读,写了大量的短诗和长诗,已在16岁时自费出版过一本书,现在又完成了一部新长篇小说《午夜天使》。

2 我自然会想到人的文学天赋,古今中外少年成器的天才不少,不足惊奇,关键在于这个女孩承受着重症的有如塌天的压力,进行着文学创作最基本功能的学习和操练,这需要怎样坚强的勇气,怎样强大的心理承受和精神支撑的力量?

我们的生活近年间发生着令世界瞩目的变化,最贫穷的乡村也早已解决了温饱这个生存底线问题,城市里形成一个数目可观的中产阶层,且



不说大款和巨富。人们开始懂得爱惜自己,人们开始讲究形体美,报纸电视上猴急似的居然动用了“抽脂”这样残酷拙劣的词汇来做减肥广告。肥了瘦了蚊子叮了蛇蚤咬了都成为重大话题交响在握手问候之间。11岁就承受着生命绝望的珍真,是怎样走到19岁的?在她在钟楼广场叫卖自己创作的书稿的举动里,我现在才感受到一个惊世骇俗的高昂的生命乐章,令多少也沾染了点矫情娇气的我意识到惭愧。

在这样的情绪里,恰好三秦都市报社记者打来电话,问我看到有关珍真事件的连续报道没有。我说看到了。他告诉我,珍真曾向记者说到她喜欢读我的作品,并有想见面的意愿。我说我也想当面了解她的处境。随即便约定了见面的时间。其时我正参加省文联换届会议,第二天我们便在丈八沟宾馆我住的会议楼的会客厅里相聚了。和珍真一起来的有她的母亲和亲友、三秦都市报社记者等十多个人。经介绍之后,珍真在我坐的长沙发椅上坐下来,我看见一张有点苍白的脸,握手时我竟然说不出话来,喉头如有石头一般哽噎,就是这个看上去相当柔弱的女孩,以非凡的意志力和强大的心理承受力挑战命运,倾情专注着文学创作。人的真正强大,不只表现在彪悍的外形和肢体动作语言,而在于内在的精神。这种精神才是真正令人感动和钦佩的,折服的,尤其是呈现在一个女孩身上。我现在不得不借助三秦都市报社记者李永利杜晓瑛的记实报道,我对珍真和她的亲友说了一些话,有这样几句:“这是一个生命的悲剧。我们要立足于对生命的珍爱,而不完全把她当作一个作者……我被你的勇气感动。”

我是真实被感动了。我在报纸上看到那个令人恐惧病症字眼时很感动,在珍真坐到我旁边时就发生抑止不住的泪眼模糊。这种情况近年间不止一次发生,几位我尊重的前辈和同代作家去世,面对他们垂死的眼神



和随后的哀乐,我都哽咽难语。我怀疑自己进入了一个脆弱的年龄心理生理区段。我刚刚读过季振帮先生的一篇散文,专意谈他近年间出现的这种脆弱情感,举例皆是生活细节里的真爱和大美,看来这是人类共同的一种普遍性心理情感。似可当作自我心灵情感敏锐或麻木的检测。随后在三秦都市报社召开的座谈会上,社会各界那么多人涌来了,为着一个身染重病的青年作者珍真。其中有一位犯过法的年轻人,流着泪说他愿为珍真捐赠器官。我又一次受到震撼和感动,相信在繁荣也发生着迷乱的世界里,生活深层涌动的依然是真诚和善良,是对美的敬重和呼应,是对一种人类永恒精神的膜拜。人们完全有理由也有自信,蔑视浮泛在生活表层的虚假和喧嚣,生活深层的脉动是雄壮的健康,足以让人感到踏实和可靠。

珍真的《午夜天使》即将出版,由太白文艺出版社推出。总编陈华昌先生也是被珍真的精神所感动的一位学者,也在得悉这部不同寻常的书稿和作者珍真的经历之后,毫不犹豫地接受了,当即安排阅稿审稿。周瑄璞是颇具影响的青年女作家,承担起一个编辑的责任和爱心,和珍真对话交流,提出修改意见。她和记者小杜几次电话向我通报书的修改和审稿进程。在多方切实真诚的关注里,《午夜天使》即将面世,既是珍真生命理想的成功,也当是社会各界关爱生命关爱文学的一种精神的彰显和张扬。

我昨天刚刚读完《午夜天使》的校对稿。

《午夜天使》是年轻珍真眼里的世界。这只是广义世界里的一个角落,既不是广阔的乡村,也不是活跃着政治色彩权力竞争商场银号大企业小作坊的最富活力和竞争机谋的城市层面,而是谁也不大在意的潜伏在城市夜色里的歌厅舞场。这种场合不被人关注是合理的,它不涉及人类



生存的重大命题,也不是当代生活发展的主流动向和焦点,社会发展的进程和脉象,都不标示在这个场所和角落。这是有财力的人群休闲娱乐的地方,谈情说爱交友结谊的秘密角落。抖落负载放纵情感图得轻松惬适的领地。《午夜天使》展示的就是发生在这个小角落大场合里的一帮青春男女的生存形态。

开篇阅读时,对刚刚出场的几个青春男女的那种令人陌生的职业和生活方式,我曾产生过一个印象性比喻,尤如傍晚斜阳里飘掠在城市低空里的蜻蜓,或夜幕初罩下闪亮的流萤。随着作品的推进和展开,这几个青年男女情感纠葛的异变,太令人难以把握难以推想了,疾骤逆转的行为,演示着这个小圈子里人与人之间远近亲疏的裂变和组合,展示出复杂的情感和鲜明的个性。我在一次又一次的惊叹里,感受着这些陌生面孔的颇为多变也颇为沉重的情感历程,用通常所说的酸甜苦辣一词来概括,就显得很不到位也很浮泛了。

具有音乐天赋弹得一手好琴的雅风,被伤害致残了手指,单是一本《圣经》,如何拯救得了未来漫长的生命行程里的心灵苦涩;身怀钢管独舞绝技的忧子,也属天才型的人才,一场又一场堪为精美绝伦的表演,给各色看客带来的是欢乐快活和愉悦,而自己内心却经受着连续的挫伤和折磨,几度都在阴阳交界线上反复裂变,令人扼腕;在怀盏交碰的酒液和烟的浊雾里谋生的赛林,想要保持一份真诚和善良,却遭遇到一次又一次的精神摧残,以至被毁容。美和丑,善与邪的争斗不容许任何浪漫,不相信好心和眼泪……我起码了解了这样一个常识,这些快乐地舞蹈着倾情地弹奏着狂热地歌唱着的青春男女,卸了舞妆扣下琴盖关了话筒之后,谁都面临着生活里的清与浊的冲击,谁都难以回避人生道路上千古以来永恒着的选择的严峻,无论天使或蜻蜓,羽翼却深重。



这是一群自生自灭的群体。社会各级团体的影响和关爱似乎抵达不到这个角落,家庭和亲友的温情和点缀似乎也很难产生影响;他们是一个没有约律的松散组合,他们任凭自己尚未定型的个性自由生长自由发展;他们的艺术表演所能获得的,仅仅是那些在昏暗的灯光里心不在焉的消闲男女的掌声和唢哨,没有嘉奖没有职称更不会奢望社会评价;他们的路子走直了走歪了乃至栽跌了,都是自己一瞬间的判断和选择;他们总是以欢乐为表征的职业里,同样隐含着人生的痛苦包括凶险,这样的痛苦已经不是无食无衣的饥饿寒冷,也不是极“左”政策的歧视和陷害,而是心灵和精神层面上的新的困惑和欲望促使下的正与斜的人生途径的选择。我由此而想到,社会各级团体对活跃在城市夜幕下的这方角落里的这帮青春男女,可能疏忽了缺失了关注和疼受。

能把这个不被人在意的小角落里的几个人物,写到令我可以感受到生活底层运动的脉动,也感知到人生重大命题的颇为深刻的内容,真是出我意料的艺术效果。更难得的是,作品的背景是歌舞厅这种场合,却写得干净,清爽,没有污脏龌龊,更没有一笔一墨的色情和性描写,这是最能显示作者文学功力也显示作者思想和艺术意趣的见证。谁都知道,歌厅舞厅在普通人心里的普遍性印象。谁也都知道,近年间文坛有“上半身”和“下半身”写作。在这样的社会背景和文学创作背景里,年轻的珍真在《午夜天使》里显示的题旨所指和艺术气象,都是难得的可贵的。

祝贺《午夜天使》面世。珍真无疑已经跨进她神圣着的文学殿堂。

2005.7.12

二府庄



亲爱的，暴风雨来了  
就算它打落我的羽毛  
劈裂我的翅膀  
我依然想飞  
我一定可以飞……



当他抬起头，望着墙上那扇高高的小窗户时，才察觉到，又是一个下雪的季节。

窗外这些如同碎玻璃一样的雪花，晶莹寂寞，静静地飘落，他眼前的雪像要融化成水，汨汨流淌，涌动着不可名状的怅惘。

监狱里的人都知道他叫忧子，忧伤的忧。也都知道，他是一个永远也出不去的囚犯。

他身材高挑，却总是拖着疲惫的身体；他星目剑眉，却总是目光哀伤涣散，仿佛他的肉体 and 灵魂不在同一个世界。

很多犯人都都在猜测,这个相貌俊朗,长着一双黑珍珠似的眼睛,皮肤光滑细腻,有着童贞脸庞的男孩,为何会掉进牢房,又为什么再也无法走出这里。

在监狱里，忧子很少说话。他总是喜欢在死寂的午夜看表，看完后，一笑了之，这笑容好像平展的布帘抽动了一下。

寂静的深夜,同牢房的犯人常常被忧子的哭声吵醒,每当他们准备让忧子闭嘴的时候,发现这哭声是从梦中而来。他在梦里泣不成声。在梦里,有他难忘的过去。

忧子从悲凄的抽泣中醒来,眼角仍不断流着泪。

他艰难地抽起身,点了根烟,任凭泪水在脸上纵横,也不去擦拭,因为这泪是永远都擦不完的。

阴冷潮湿的牢房里灯光昏暗，忧子绝望地看着那扇小窗，默默地哭。





午

诉着他的思念，满心懊悔。

/

夜

他想：我不再是人，我是一个小鬼魂，在地狱里忍受煎熬的小鬼魂。痛死过后醒来，醒来之后又痛死，就这样一次次地折磨，没有终结。他对大鬼魂说，我愿意这样受罪。

天

一天，忧子收了一个邮件，拆开一看，一张纸条映入眼帘：

/

忧子：

使

这是你要的衣服。希望你不要太过难过，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如果还有什么需要，我一定会帮你的。保重！

卓琪

牢房的犯人们看着这些华丽的演出服，好奇地凑过去围在忧子身边。

一个犯人随手拿出一件带喇叭袖和丝带的白色长袍，虽看不出样式，却能感觉到它的精美和时尚。

哇！从哪里弄来这么多花哨的衣服？这是谁穿的？另一个犯人问道。

忧子勉强地笑了笑说，这是我的衣服。

所有的人都惊讶地看着忧子，眼神中流露出无限的诧异。

忧子拿过这件精致的白纱裙，放在腿上，轻轻地抚摸着它的一丝一线。它薄如蝉翼，轻若鸿毛，似有似无地落在忧子的腿上，又如盘根错节的枝蔓缠绕着忧子的心，越缠越紧……



无数个被迷雾包围灵魂的夜晚，  
我睡在喧闹的Disco 舞台边；  
我睡在玫瑰花瓣的床上；  
我睡在小街的垃圾堆旁；  
我睡在荒野如梦的悲凉中。  
有谁能将我唤醒，  
让我不要总在黎明来临时睡去，  
因为我怕再也无法感受到阳光带给我的温暖！

——忧

忧子喜欢在墙壁上留下自己的诗句；喜欢夜晚静谧地坐在天台吹刺骨的风；他喜欢在Disco里抢过DJ的麦放声高歌；更喜欢在众人的欢呼声中翩翩起舞。他是夜的精灵，他所处的世界是夜晚忧欢的制高点。

忧子几乎没有朋友，也许是因为他的平凡，也许是因为他的贫穷。他总是孤独地演绎着自己的喜怒哀乐，孤单地行走在黑夜的街边。但他从不需要别人的怜悯和同情，因为他生性好强，总是掩饰脆弱，表露快乐。

忧子望着镜中疲惫的脸庞，开始为午夜的领迪准备服装，这是他每天的工作。

除了领迪，忧子的桌面舞在这个城市的Disco里是颇有名气的，尤